

[首页](#) >> [艺术学](#) >> [原创文章](#)

墨笔写意：走进赵佶的花鸟世界

2020年03月11日 11:16 来源：中国社会科学网-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：李冬君

字号

[打印](#) [推荐](#)

现存具名宋徽宗赵佶的画，面目很多。据徐邦达考证，大致可分为两种：简朴的一种，大都是水墨，或淡设色的花鸟；工丽的一种，除花鸟外，还有人物、山水等，以大设色为多。而且，不但工拙差异明显，即便同为工丽之作，也各有各的不同。按说同一人作品，虽有变化但一般仍会有迹可循，不会忽拙忽工，如此变化无端的传世作品，显然非出自一人之手。经考订鉴别，还是代笔、挂名的居多。

其中，院人代笔的多为工丽之作，题材富贵，皇家多喜，赵佶当然也欣赏这类精致的画，看到兴致处，便拈笔题识。诸如流散海外的《杏花鸚鵡图》、故宫博物院藏的《祥龙石图》、辽宁省博物馆藏的《瑞鹤图》等，是“可致之祥”的“诸福之物”，属于“宣和睿览”一类。而赵佶的亲笔之作，反倒是那些简拙质朴的水墨，最能表达他的精神。

从宫廷到画院，从画院到民间，从亲笔到代笔，从代作到仿作，赵佶画作流品之杂，流传之广，可谓盛极一时，这或可视为他文教天下的举措。

“墨笔写意”，是赵佶对花鸟画逸趣的追求，重在水墨趣味和诗意。在投入方式上，他与苏轼、米芾二人有分歧，不是苏米二人那种自我意识大写意式的忘我投入，而是在绘画中，跟随技术导向的节奏，有意识、有分寸地进入。花鸟在他笔下，从客体向主体转移，由自然往自我转化，以知性启动灵性。这样，他就为他绘画中的花鸟世界，建立起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王国，而他也就成了这个王国的君王。于是，他用“天下一人”这一题款，向我们展示他那孤独的王者之心，用墨笔写意，来呈现那漂泊而又沉思的灵魂。现列举赵佶的三幅画作。

《柳鸦芦雁图》，纸本，淡设色，手卷，纵34厘米，横223.2厘米，上海博物馆藏，是“柳鸦”与“芦雁”二图合卷，也是在“墨笔写意”与“工笔设色”的调和中开辟的新路。画面以水墨为主，略施淡彩；坡上老柳恬淡，犹有院体风雅，坡边数茎凤尾草，设色淡雅，牵引着整个画面。寥寥几笔杂草偃俯中，主角出场了，上下栖居白头鸟四只，鸟身浓墨，黝黑如漆，羽留白线为界，黑白分明。画面的氛围，简拙憨稚。

如此处理墨笔，不仅独步皇家画院，即便士林亦独一无二。

这一切的背后，是坚实的写生基础上自我意识的蓬勃，以及在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的底线上“毋过度”的写意，调和了院体工笔与文人率性的异趣。如果说文人逸趣是那时士人所追求的审美样式，那么赵佶已得先机；如果说自由是艺术家的必然归宿，那么赵佶正从工笔写生的花鸟画的必然王国，走向墨笔写意的自由王国。

他在具体而微的花鸟实体上，在鸟之翎毛的精微处尤为注意，其光洁度、精致度，散发着来自天堂的光彩。他要画出光源的细节。他欲效法孔子立《诗经》而自立“画经”，引“诗六义”入花鸟绘画之中，故对笔下花鸟画寄托甚深，说它们可以“粉饰大化，文明天下”，为国家祈福。

《池塘秋晓图》，纸本水墨，纵33厘米，横237.8厘米，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藏，又名《荷鹭惊鱼图》。卷前有“宣和”印，钤“御书”葫芦印，御押“天下一人”。

据说，紫宸殿宴上，赵佶即席笺作，写在刷了粉的粉笺纸上，还印有卷草纹图案。粉笺新纸时，润而养墨，质地讲究，不晕染，而有焦墨质感，宜于秋凉之际，表现枯荷。荷的最后一口“气”里，筋脉暴起，撑着即将凋零的荷叶“行头”，或匍匐在水面，或欹倾斜立，姿态寂而娆，独立一棵莲蓬头，同岸上的红蓼与水葫芦呼应。两只鸳鸯，一飞一

游，皆由重墨完成。画面核心位置，一白鹭迎风而立，背依一杆残荷，一脚独支水里，纤细而坚实，高蹈水中央。白描简笔，行笔缓和，将他对水墨的理解，一点一点从容释放出来。

明万历初，装裱匠孙凤著《书画抄》，载赵佶《荷鹭惊鱼图》，附南宋邓杞跋曰：祖父邓询武，侍宴紫宸，酒酣乐作，徽宗兴起，即席亲洒，精神溢纸，“得江南落墨写生之真韵”。张丑《清河书画舫》也说，《荷鹭惊鱼图》全仿江南落墨写生遗法。

《红蓼白鹅图》，绢本，立轴，高132.9厘米，宽86.3厘米，设色画，无名款，收传印记有“宣和殿宝”“乾隆鉴藏”等十余方印，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藏，是否为赵佶真迹，历来颇有争议。

何以画上未留赵佶任何印记，却被认为是他的作品？这大概是对作品风格的认同吧。还有一点，对于我们来说，是不确定中的确定。那就是留了他印记的未必是他的真迹，或为代笔，或为仿制，而未留印记，却被一致认可的，反倒可以肯定是真迹，因为它一上来，就排除了代笔或仿制的可能，尤其作品本身，那一份对安静之美的理解。画面上，仅一根红蓼，只一只白鹅，还有那半露半隐的老树虬根，带给我们的是呈现孤独之美的宇宙意识。

白鹅安卧，曲颈侧首，姿态闲雅，翅若鱼鳞白云，它不像晋人之鹅惯于天放，也不像唐人之鹅动辄“曲项向天歌”，它目光淡然，有一种确认自我的精神姿态。一棵红蓼，草本纤弱，却虬曲着挺立其孤傲。红蓼花垂坠，暗示着命运的庇护。那三五朵红蓼花，便以稳定画面宇宙空间的意志力，顾盼着依偎它们的白鹅。每一片红蓼叶，都带着不安分的自由期许，而白鹅的安静则给出了肯定，自由并非随风摇曳，而在于内心的安静。地面上，裸露着树根，却不见古树，看那隆起地面的粗壮褶皱和风化的苍老，便知其年轮已然年届沧桑。白鹅闲雅高贵，红蓼花独立寒秋，老树根含蓄着未来。秋天来了，冬天不远了，一个洁白的生命就应该在这样的时刻等待命运的到来。以一个自然的审美意象，作为祥瑞的象征，这是艺术之福。

宋徽宗在太平盛世做了太平皇帝，乱世一来，就沦为乱世囚徒，作为一国之君，他难辞其咎。可他为有宋一代所带来的艺术辉煌，亦自有一番气象。他个人及他以一国之力赞助的艺术家们的创作，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。

（作者单位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）

作者简介

姓名：李冬君 工作单位：

分享到：

转载请注明来源：[中国社会科学网](#)（责编：胡子轩）

相关文章